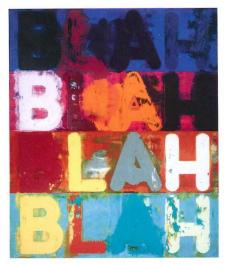




The BAZAAR





Mel Bochner, Ha, Ha, 2014 Signed in sharpie on stretcher Oil on velvet in two parts 232.4 x 196.2 cm (91 1/2 x 77 1/4 in.)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imon Lee Gallery

Mel Bochner, Blah, Blah, Blah, 2016 Signed recto in graphite Oil on velvet in two parts 233.7 x 193 cm (92 1/8 x 76 in.)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imon Lee Gallery

The Art of Saying Nothing

美國藝術家Mel Bochner快將在香港舉辦首次個展。 這位1960年代概念和後簡約藝術的中堅分子,一路以來不斷探索 語言與視覺藝術之間的交匯點,作品既有哲思亦有幽默。 這次展出的重點作品《Blah, Blah, Blah》, 帶有回敬當下社交媒體語言運用的意味。

藝術思潮後浪推前浪。及至 1960 年代,進入一個「去物質化」的時期,其中概念藝術崛起,引藝術家 Sol Lewitt 所言,即是「將想法或思維視為一件作品最重要的成分。當一位藝術家運用概念藝術的手法創作,意味所有計劃、決策都已事前決定好,純粹簡單執行。想法成為生產藝術的機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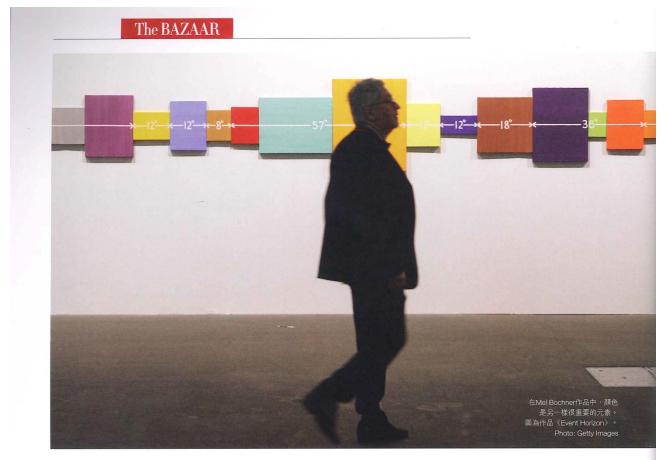
除了 Sol Lewitt,在概念藝術的浪潮裏,Mel Bochner 亦是一位領軍人物。誠如我們問他如何理解藝術世界裏的美學,他回話:「我不曾嘗試去理解。」他所認知的藝術更像一門哲學。歷年來,他通過哲學及數學理論創作藝術作品,藉以對人們的習慣、符碼及規則提出詰問。Mel Bochner 亦是以文字入畫的先驅,每幅作品多數出現一系列的同義詞,由中性平淡的詞語,排列到最後是較粗俗的詞語。大部分畫作都富有艷麗的色彩。通過文字畫,Mel Bochner 撤開大眾對文字的既有認知,與觀眾一起重新探索文字作為圖像、媒介和內容的可能性。

他的藝術作品耐人尋味,用文字顛覆文字;用機械複製(Mechanical Reproduction)的方式顛覆機械複製:用藝術顛覆藝術。 Mel Bochner, Blah Blah Blah, 2014 Oil and acrylic on canvas 182.9 x 137.2 cm (72 x 54 in.)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imon Lee Gallery











巨型作品《Win!》。 Photo: Getty Images

《Mel Bochner: Blah Blah Blah》 日期: 2017年3月21日至4月22日 地點: Simon Lee Gallery 香港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3樓304室

挑選甚麼詞語入畫時,你會考慮甚麼?

我並沒有特定的套路去揀用甚麼詞語來作畫。與其説我心裏早有一個詞語,不如説我會在詞海裏遊蕩,等待予我靈感的東西。曾經有人指出我特別偏好後綴有"less"的詞語,比如"Meaningless"或"Useless",的確我比較鍾情於傾向悲觀的詞語,除此之外,我不太想談論揀詞的意義或意圖。

那麼可否談談你的創作過程?挑選顏料和強烈的色彩時,你在想甚麼?

從古至今,Aristotle 認為顏色是藥物,Derrida 甚至認為它是毒藥,顏色經常是過火和危險的代名詞。它賦予事物多一重意義——一種文字以外的意義,以及一種獨立於我所想、情感上的意義。相較於純粹的文字閱讀及理解,顏色會在觀者的腦裏停留更久。

你採用了印刷相關的方式去製作你的作品,而又刻意使每一幅作品都獨一無二。這樣做是否為了避開純粹的機械複製?

我透過機械複製的方式顛覆機械複製。作品裏的油彩並非直接印到絨布表面。我要先刻好字模,注入油彩,上面鋪上絨布,然後透過液壓機,以 750 噸的壓力將畫作壓印出來。當中牽涉非常多的不確定因素(溫度、濕度、黏度和壓力),事前根本無法掌握畫作出來的效果。結果完全取決於油彩的化學物質,與審美無關。拉開絨布後,效果常常給我驚喜,有時候則是驚嚇:「我剛才到底做了甚麼?」



The BAZAAR



Wei Bochner, Going Out Of Business,

Examel on canvas 52.9 x 137.2 cm 72 x 54 n.)



你的作品顛覆了語言的慣性。那麼你有沒有想過不懂英語的觀眾會有何回應?

沒有。我在意的仍然是英語觀眾的反應。

你相信「藝術作品並非意念的反映」(works of art are not illustration of ideas),還有「語言並非透明的」(language is not transparent)。那麼你遇過跟你想法不一樣的觀眾嗎?

有。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舉辦展覽時,四 周的守衞都是退伍軍人,曾參與越戰及伊拉克戰 爭。其中一位告訴策展人,他們一班守衞深受我的 作品《Die》所觸動,有些人甚至潸然流淚。

從你出道至今,概念藝術的定義有轉變嗎?

1966年的時候仍未有人定義甚麼是概念藝術。 它是透過藝術家一邊實踐一邊成形。

甚麼是你作為藝術家的原動力?

世上有無數關於幽默的著作嘗試解釋甚麼是笑話,但都是徒勞,就「原動力」來說,情況相同。

你的文字畫令人想起現今社交網絡常用的 hashtag。你對於社交媒體上的語言有何看法?

我們所住的世界充斥太多空洞的語言——開場白、tweets、文字訊息、閒聊、snapchat、彈出廣告、自動答錄語音(「閣下的來電對我們十分重要……」)、藥瓶上的警告(「若你勃起超過 4 小時……」)。我的《Blah,blah,blah》作品系列是對這等排山倒海的「社交媒體」語言的回應。透過不斷重複這個無傷大雅的音節,我們可以暫時擺脱廢話的漩渦。

Mel Bochner 簡介

1940年出生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·1962年畢業於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美術系(主修繪畫·副修哲學)·1965至1972年於紐約視覺藝術學院教學·2001年任紐黑文市耶魯大學客座教授。首次個展於1966年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畫廊舉行。隨後個展無數。目前定居紐約,作品獲英國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、法國巴黎龐畢度中心、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等各大藝術館青睞及收藏。